

# 第一章 江湖规矩

## 江湖之春点

著者自幼在外奔走，自谋衣食，对于江湖中的事儿有个一知半解，所以著述这部《江湖从谈》。

本书内有“风”、“马”、“雁”、“雀”四大门；“金”、“皮”、“彩”、“挂”、“评”、“团（tuǎn）”、“调”、“柳”八小门。内容包括的是：卖“梳篦”的、卖“刀剪”的、卖“香面”的、卖“膏药”的、卖“刀伤药”的、卖“眼药”的、卖“虫子药”的、卖“牙疼药”的、挑“汉册子”的、卖“戏法”的、变“戏法”的、“打把式卖艺”的、“跑马戏”的、“修脚”的、算“周易卦”的、算“奇门”卦的、算“鸟儿卦”的、“相面”的、“哑相”的、“灯下术”的、说“相声”的、唱“大鼓书”的、唱“竹板书”的、说“评书”的、卖“胰子”的、卖“避瘟散”的、“拉洋片”的，等等行当，不下百数十种。

此外，尚有两门，一为“骗术门”，一为“穷家门”。并有江湖黑幕、江湖人规律、艺术变迁、艺人小传、艺人传流支派、艺人道义、各省艺人团体的组织、艺人的沿革。谨将内容用概括方式，先向阅者报告明了。

由江湖人之“春点”作为首谈。什么叫作“春点”呢？读书人离不开字典、字汇、《辞源》等等书籍，江湖之人不论是哪行儿，先得学会了春点，然后才能够吃生意饭儿。普通名称是“生意人”，

又叫吃“张口饭”的。江湖艺人对于江湖艺人称为“老合”。敝人曾听艺人老前辈说过：“能给十吊钱，不把艺来传。宁给一锭金，不给一句春。”由这两句话来作证，江湖的老合们把他们各行生意的艺术看得有泰山之重。

江湖人常说，艺业不可轻传，教给人学的容易，那会不值一文半文，丢的更易。江湖艺术是不能轻传于人的，更不能滥授给他人。不惜一锭金，都舍不得一句春。据他们江湖人说，这春点只许江湖人知道，若叫外行人知道了，能把他们各行买卖毁喽，治不了“杵儿”（江湖人管挣不了钱，调侃儿说治不了杵儿啦）。

果子行、油行、肉行、估衣行、糖行，以及拉房纤的、骡马市里纤手，各行都有各行的术语，俗话说叫“调（diào）侃儿”。江湖艺人管他们所调的侃儿，总称叫做“春点”。今例举一事，阅者诸君便知那春点的用处。譬如，乡村里有个摇铃儿卖药的先生，正被一家请至院内看病。这卖药的先生原不知病人所患的是何病症？该病人院邻某姓是个江湖人，他要叫卖药的先生挣的下钱来，先向卖药的先生说：“果食点”是“攒儿吊的粘啃”。卖药的先生不用给病人诊脉，便能知道这家有个妇人，得的是心痛之病。原来这“果食点”，按着春点的侃语便是妇人，“攒儿吊的粘啃”便是心口疼的病症。然后卖药的先生给病人一诊脉，把病原说出来，说得很对。病人哪能知道，他们院邻暗含着“春”给那卖药先生啊！花多少钱亦得买他的药啊。这卖药的先生，得了病人邻居用“春点”把病人所得的病春给他，能够不费劲儿挣的下钱来。简捷地说，这就是江湖人用春点的意义。往浅处说是那个意思；往深处说，如同长江大海，用莫大焉。可是这春点用在一处，成为三种名词，前说江湖人调侃的术语为春，至于点之用处和意义，容谈到艺人的艺术类再为详谈。今将江湖中的春点先行录出，然后再分门别类述谈。

管男子，调侃叫“孙食”，媳妇叫“果食”，老太太叫“苍果”，大姑娘叫“姜斗”，小姑娘叫“斗花子”，小男孩叫“怎科子”，管父亲叫“老餞”儿，管母亲叫“磨头”，管哥哥叫“上排琴”，管兄弟叫“下排琴”，管祖父叫“餞儿的餞”，管祖母叫“餞的磨头”，管妓女叫“库果”，管良家妇女叫“子孙窑儿”，管男仆叫“展点”，管女仆叫“展果”，管当兵的叫“海冷”，管侦缉探访

叫“鹰爪”，管小绺叫“老荣”，管和尚叫“治把”，管老道叫“化把”，管尼姑叫“念把”，管做官的叫“冷子点”，管大官儿叫“海翅子”，管外国人叫“色（shǎi）唐点”，管乡下人叫“科郎码”，管傻人叫“念攒子”，管疯人叫“丢子点”，管嘎人叫“朗不正”，管好人叫“忠样点”，管好色的人叫“臭子点”，管有钱的财主叫“火点”，管穷人叫“水码子”，管好赌钱的人叫“銚把点”，管天叫“顶”，管地叫“躺”，管东叫“倒”、西叫“切”、南叫“阳”、北叫“密”，刮风叫“摆丢子”，下雨叫“摆金”，下雪叫“摆银”，管房叫“塌笼”，管店叫“窑儿”，管阴天叫“插棚儿”，管打雷叫“鞭轰儿”，管吃饭叫“安根”，管挨饿叫“念啃”，管拉屎叫“抛山”，管“走吧”叫“窍”，管打架叫“鞭托”，管害怕叫“攒稀”，管肉叫“错齿子”，管马叫“风子”，管牛叫“岔子”，管驴叫“金扶柳”，管买酒叫“肘山”，管喝酒叫“抵山”，管喝醉了叫“串山”，管烧酒叫“火山”，管黄酒叫“幌幌山”，管茶馆叫“牙淋窑儿”，管娼窑叫“库果窑儿”，管水叫“龙宫”，管兔儿叫“月宫嘴子”，管老虎叫“海嘴子”，管龙叫“海条子”，管蛇叫“土条子”，管桥叫“悬梁子”，管梦叫“团黄梁子”，管牙叫“柴”，管字叫“朵儿”，管笔叫“戳子”，管刀叫“青子”，管枪叫“喷子”，管放枪叫“喷子升点儿”，管药叫“汉壶”，管跑了叫“扯活”啦，管人死了叫“土了点啦”，管妇人怀孕叫“怀儿怎啦”，管寡妇叫“空心果”，管麻子脸叫“梅花盘”，管俊品人物叫“盘儿嘬”，管人长的丑陋叫“盘儿念嘬”，管野妓叫“嘴子”，管车叫“轮子”，管衣裳叫“挂洒”，管穿的阔绰叫“挂洒火”，管穿破衣裳的叫“挂洒水”，管当铺叫“拱页瓢子”，管卖当票的叫“挑拱页子”的，管表叫“转枝子”，管帽子叫“顶笼”，管大褂儿叫“通天洒”，管裤子叫“登空子”，管鞋叫“踢土儿”，管袜子叫“熏筒儿”，管瞎子叫“念招点”，管社会里的人不明白江湖事的叫“空（kòng）子”。

这江湖人调侃儿用的春点，总计不下四五万言，著者将这几十句写出来，贡献到社会里。论完全并不完全，因为书的篇幅所限，不能全部发表。容敝人写到各门各行的时候，将未曾发表的江湖春点，再一一刊出。以上所说的侃儿，系江湖中各门各行通用的侃儿。

从前江湖的人将一句春点看得比一锭金子还重，外行人是一句

也不知道的。到了如今因为流行日久，外行人亦能耳濡目染的熏上几句。敝人在北平的天桥、东安市场、西单商场以及各庙会，常听见有些个半开眼的人（对于江湖事有一知半解的人称为半开眼），在各生意场儿调几句江湖侃儿，所谓的侃儿尽是普通流行的。至于江湖各行隐语，与他们生意有关，外行还是不知道的。我这江湖的春点，是简捷地把意义说明，再谈金、皮、彩、挂、平、团、调、柳八门生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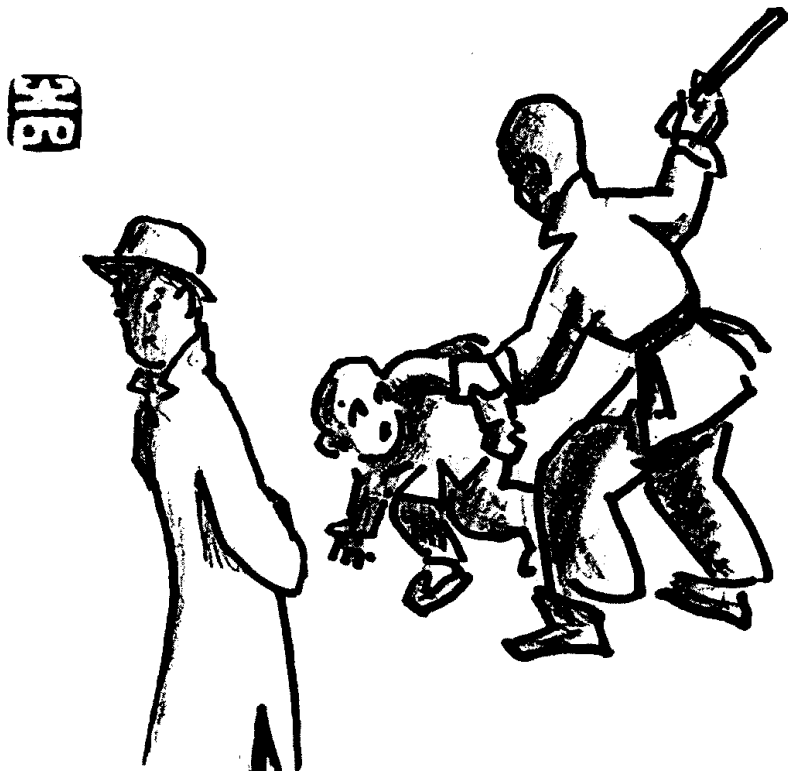
### 江湖人的旧组织各处长春会的领袖

在早年，江湖人到了他们有地盘之处，都有一种组织，他们江湖人的团体叫做“长春会”。这会包括的生意有：算卦相面的，打把式卖艺的，卖刀创药的，卖眼药的，卖膏药的，卖牙疼药的，卖壮药的，卖刀剪的，卖针的，卖梳蓖的，变戏法的，卖戏法的，唱大鼓书的，唱竹板书的，说评书的，说相声的，修脚的，卖子痲药的，卖药子的，卖偏方的，治花柳病的，耍猴儿的，玩动物园的，拉洋片的，卖药糖的，卖耗子药的，跑马戏的等等生意，俱都算上。五花八门，包罗万象，只要是老合就得人这长春会。

可是，这种江湖团体是老合们自动组织，并不在当地官署立案，会中的规律都能遵守的，其范围大小是看他们的生意多少而定。最大的有郑州长春会。那里的生意，各门各户都到。各种生意，各种的杂技全都有。会中按着金、皮、彩、挂、平、团、调、柳八门生意，一门有一门的领袖。那当领袖的人必须年岁高大，本领过人，素有声望。对于江湖中的事儿，无论大小全都懂得。同行的人们把他推举出来当他们的领袖，才能负一门的责任。由各门的领袖再推举出两个会长，分为一正一副。那充当长春会总领袖的人得是老江湖。做生意比人多挣钱，行为正大，做事光明，遇事不畏艰难，肯奋斗，肯牺牲，能调停事排解纠纷，江湖人才重看，大家尊敬他，遇事都受他的指挥，服他的调动。这种人才是最难得的。

·长春会的事务是分为对内对外两种事儿。对内的事儿是每逢有会的地方，到了会期的时候得给各处来的江湖人安排住处。那住处的名

词很是各别，叫做“生意下处”。那里边住的人和住店一样，不过不准住外人就是了。内里的东西大家使用，不准毁坏。下处的规矩很大，凡是住在那里的人谁亦得遵守。譬如有个变戏法的，他们没出去时候，或是开了圆笼，或是打开包儿收拾他们的家具，正然“挂托”（江湖人管他们变戏法往家具上弄鬼儿，调侃叫挂托）哪，不论是谁亦不准瞧看。还不准偷瞧，尤其是甲变戏法的挂托，乙变戏法的更不准瞧看。如若瞧，是不准；倘若偷瞧，那便是要“荣人家的门子”（江湖人管偷人的方法，调侃叫荣人家的门子）。那是犯行规了，一定得受大家公平制裁。如若哪个江湖人在屋中“夹磨”徒弟，外人亦得躲开。如若鞭徒弟的时候（江湖人管教徒弟的本领，调侃叫夹磨，管打徒弟叫鞭），外人不准多言，更不准拦挡。如若人家教徒弟听着不躲开，那便是要荣人家的门子，亦受大家制裁。



江湖人管教徒弟的本领，调侃叫夹磨，管打徒弟叫鞭徒。

如若有甲乙两个人，要合伙做生意，挣了钱回到下处分钱了，外人亦不准瞧看。如若偷瞧就会有人耻笑。如若有人往下处“跨了点”来，什么叫跨了点呢？他们江湖人在会上支棚帐摆摊子，如若来了人要照顾他们，买的東西给多少钱，调侃叫“迎门杵”，如若遇买主人忠厚，好说话，钱亦多，他们能够使“翻钢叠杵”的法子，叫人多花钱；如若买主精明，或是狡猾，或是没钱，或是有钱不肯多花，只要挣道“迎门杵”就完事；倘若有真阔的人，能瞧出真的挣的了大钱，就不能在摊上讲买卖，把这人同到他们的住处，调侃叫往“窑里跨点”，这个人就是点头，他们在屋中能有最神秘、最巧妙的方法把大款弄到手。可是这种神秘的方法，非得得着师父的真传，才能挣的了巨款。按着江湖的规律，甲往窑里跨点，乙见了得躲开，不能瞧看，亦不准听。如若瞧着，再听着，那神秘的法子岂不会了？江湖人常说“宁给十吊钱，不把艺来传”，别人要花他多少钱都能成，可是要学他的本领，那可就难了。

我老云在各省常听他们江湖人说：“×××可不成，他连生意下处都没住过。”听他们这种口吻可以推测的出来，如若住过生意下处的人，一定能懂得江湖规律，事事都能晓得。江湖人对于久住生意下处的人，就尊敬的不得了呀！如若没住过生意下处的，他许不懂得江湖规律，就是懂得点亦是一知半解，不能全都懂得。如若江湖人有所讨论时，对于没住过下处的人，便都轻视他，他遇事还得少说话，倘若多说话，便有人说：“你没住过生意下处，懂得什么！”好像他没有发言权一样。

可是开这生意下处和开店一样，如若外人进来，就说：“没有闲房。不住外界人。”如若是江湖人，不管有闲房没有，有闲地方没有，愣往里走。没地方，大家有义气亦得匀个地方。开生意下处的人，对于江湖人的规律都要懂得。用个伙计，亦得懂得各行行规。他们伙计、掌柜的，对于江湖人眼界得宽，认识的越多越好。生意下处的买卖能否发达？立的住立不住？全看当地的长春会主要人的本领如何了。

长春会的主要人对外的事情很多。譬如某处要开个庙会，本地的绅士们亦立×××会，由大家推举出来几位素有声望的当会长，主持庙会的事务。这种人要想借庙会之力，兴隆本地，首先得请江湖

最有名望的人在他们的地方成立长春会。给他们按着会期给邀各样的生意。不论是什么地方创办庙会，没有江湖中的各样玩艺儿绝不能成的。可是在各种生意没到之先，长春会的主要人得和当地的绅士商议好喽，可着他们那个地方由江湖人先挑，把好地方选择好啦，指定了是江湖人使用。别的行当给多少钱亦不给使用。各样生意来全了，得由长春会的主要人指定某处是搁文生意的地方，某处是搁武生意的地方。什么叫文生意呢？算卦的、相面的、摆小摊子卖药的、点痣的……凡是不带锣鼓，“圆小粘子”（场子围不了多少人，调侃儿叫小粘子）都是文生意；变戏法的、打把式卖艺的、拉洋片的，都是武生意。可是武生意不准挨着文生意。那相面的全凭唇齿之能，向围着的人说话，叫人听着入味才能挣钱。如若挨着个变戏法的，锣鼓乱响，震的人们耳音乱了，那相面的就不用挣钱了。长春会规定了哪里是武生意的地方，那变戏法、拉洋片、打把式卖艺的，就往那里搁生意，绝不会乱搁场了。至于什么生意与什么生意之间，摊子应该离多远、场子离多远，亦有一定的尺寸。谁亦不能碍谁的事。至于各种江湖玩艺儿所占的地势给本地×××会应拿多少钱的花销，亦由长春会的主要人与本地官商绅士事先商议妥当，到了收这笔钱的时候，亦得有长春会的人，会同本地绅士挨着摊子、场子临时去收。总而言之，长春会的人如若与本地绅士商议各种事务，以不叫江湖人受损失，不受本地人欺压为最要紧的职责。现如今各省的乡镇所立的庙会，都是江湖人给他们兴旺起来的，哪处亦是，年年如是，没有不发达的。

这种江湖人组织的长春会，各县的乡镇全都存在的。这种江湖团体是流动的性质，随时的集合，亦无人管辖，亦无人指导，官府并不立案。他们对内就为调剂江湖人的做生意的地方、纠正江湖的规律，对外就是与各地××会联合，解决一切的地皮临时租价与江湖人适用的地势而已。就以北平东边说吧，那里有个最大的庙会是丫髻山。那京东的各县乡民，届时都往那里进香。江湖的人们，各样生意亦都“顶那个神凑子”（江湖人管庙会香会调侃叫神凑子），那里的长春会首领是难当的。当初有个“迫金扶柳，挑招汉的”高景全（江湖人管骑驴调侃儿叫迫金扶柳，管卖眼药的调侃儿叫挑招汉的），他老闯江湖有年，眼皮亦宽，是江湖人都和他们有来往。

他到了丫髻山，大家推举他为那里的长春会的会长，这样职任是没有期限的。要不是有了最大的过处，犯了众怒，或是自己不愿干了，才能算完。那高景全当了多年会长，亦没从中取利，直到他干腻了，在天津三条石普乐园前边“安了招汉座子”（江湖人管开铺子卖眼药，调侃儿叫招汉座子），才与丫髻山的长春会脱离关系。

在早年帝制时代，没有什么团体和组织。人民国以来，农工商学兵，都有了团体与组织，以及会计师、律师、新闻界、评书界等，都算是自由职业团体，亦都有健全的组织。惟有江湖的艺人与这些行业的性质俱都不同：在乡间有长春会，他们全都加入；在冀、察、平、津等处，都没有组织长春会的，这江湖人的行当加入任何团体都不相宜，都是不合法的。故此江湖人到了各省城、各商埠、各都市，都没有组织，是散乱无章，弄得江湖乱道，彼此倾轧，时起纠纷。他们虽有兴隆地面、吸引观众的伟大之力，因为没有人各市场指导他们按着文武生意立场子，而各市场的经理人多是资本家，亦不明白这江湖的世故，布置的不得法，把那富有吸引游人的力量亦弄得薄弱了，各省市的地方当局，更无人注意江湖人的事儿。

我老云这些年往各处云游，只是济南城有个长春会，内中的会员全都是江湖人，那会长××贵亦是江湖中的名人，我调查了几天，他们的内容很是不错，凡是外省的江湖人，到了那里都得临时请求入会，经会中审查合格，发给会员证，才能在那里做生意。久在那里的江湖人，还得受该会的训练，然后才能在该地献艺。那里的各市场，文武生意立的场子，亦适合江湖的纪律化，那里的江湖人，只要有真正本领就能得意。济南的江湖人总算是受了该会的益处了。其他各地无有长春会组织，就是有真本事的江湖人亦得不着好地势，亦挣不了钱，可就应了江湖人的话了：“生意人不得地，当时就受气。”若是本领不好的，占着好地方，他亦难挣大钱，江湖人常说：“能为不济，占了好地，亦是白欢喜。”现在北平这个地方很有些阔人，投资数万或数十万，买地皮，建房屋，创办市场，用的管理人员不懂得江湖事，没有适合江湖艺人、杂技场地的布置，不是创办不起来，就是弄得失败了，把若干万的财产变成了废物，当了摆设，还不知道是何缘故。阅者如不相信，往各处兜个圈

子，就可看见那冤孽产了。

## 江湖艺人之规律

江湖的艺人对于社会里得百行通。无一行不懂，无事不明，才算够格。社会里半开眼的人管他叫“生意”，又叫“老合”、吃张口饭的，他们自称叫“搁念”。念是“不成”的侃儿。没吃叫“念啃”，没钱叫“念杵头儿”，没有心眼的人叫“念攒子”，没有眼的瞎子叫“念招儿”

江湖艺人在早年是全都打“走马穴儿”，向来不靠长地，越走的地方多，越走的道路远，越有人恭维说他跑腿的，跑的腿长。可是走那河路码头，村庄镇市，各大省城，各大都会地方，不论天地间的什么事全都懂得，那才能算份腿儿。如有事不懂便搁一事，一行不懂便搁一行。到了哪个地方，事事不明，事事不懂，便算搁了念啦！不用说发大财“火穴大转”，就是早晚的啃食休想混的上，就得念啃的。吃一辈子生意，由小学到老，亦不敢说到家。

士农工商，各行各业做事的人，只能懂得他本行的事儿。惟有吃搁念的人，是万行通的。俗话说隔行如隔山，没开过果局子，没做过卖鲜货的小买卖，任你多聪明，要买鲜货，亦得由着人家赚你的钱。买的没有卖的精。买卖人有三不卖：不够本不卖；赔钱不卖；不赚钱不卖。到了吃搁念的人，譬如他们没做过鲜货行的买卖，得懂鲜货行的事儿，别人遇事不搁便念，江湖人是不搁不念的。有天我走一家估衣铺前边，见有一位老合正买估衣，他要买人家的一件皮袍。估衣行的人认识他是老合，没多要钱，要十五元钱，这位老合他还要再少花个一两元钱，明着说不大合适，都是熟人，他向卖估衣的人说：“砸砸浆行吗？”我走到那里正听到此话，因为我懂得这句行话，估衣行的人管着少给钱、再落落价钱，说行话叫做“砸浆”。我听他说这句话，我站住了不走啦，听他们个下回分解。那估衣行的人说：“先生要砸浆，只能砸摇个其，多了不成。”估衣行的人管一元钱调侃儿叫摇个其。那位老合就给人家十四元，把皮袍买走啦。我就知道这位老合够程度，他懂得估衣行的

侃儿，砸了摇个其的浆，他少花一元把皮袍买去。不用往大事上说，就以他买皮袍的事说吧，他懂得估衣行的事儿，到估衣铺买东西，就能少花钱，那就是懂得一行的好处。诸如此类的推试，老合们要是百事通，有莫大的好处。

说起江湖艺人的规律，非我笔下所能尽述。亦是很多的。他们守其规律，较比其他守规律都好，亦值得人钦佩的。第一是生意人不管认识不认识，亦不拘在什么地方见着，一见面就得道“辛苦”！如若烟台的老合离开了烟台，要往青岛去做生意，搭轮前往，到了青岛不能立刻做买卖，得先到各处拜会。其实在青岛的老合亦不是青岛的人，亦都是别处的人，他们不过早去些日子。先到青岛的为主，后到青岛的为宾，行客拜坐客，宾拜主，是江湖人最重要的规律。名曰“拜相”。拜会同道的人亦有许多的好处，譬如变戏法的人由别处到了青岛，要做生意，赶巧了各杂技场儿没有闲地，要做买卖没有地，焉能挣钱。如若按着江湖的规律，不做买卖，先拜会同道，与同道取了合啦，能够有人让给他块地，让给他个场儿，叫他们挣钱吃饭，还能把当地的风土人情一一详告，到了挣钱的时候，能够又容易、又多挣。譬如，要是到了青岛，他自尊自贵不按着江湖的规律拜会同道，若赶上杂技场儿没有空闲的场儿，不惟没有人让给他场儿做买卖，要和谁打听当地的风土人情，亦休想有人能告诉他。

江湖艺人是最有义气的，拜会同道还有一种大好处，如若不愿意在青岛做买卖，当地老合们能够给他凑盘费，叫他另往别处去做生意。大家凑路费的事儿是司空见惯，并不出奇。江湖人做生意，在各省市的杂技场撂地儿，亦有一定的规律。譬如一个市场之内有两档变戏法儿的，若是拉场子做生意，必须两档子戏法隔开了，离着三二个场子才能行，绝不能挨着上地。市场的地方很宽大，能容得开多少档子玩艺是那样的；如若市场地方狭窄，容纳不了两档子玩艺，没法子办了，亦许打把式卖艺的挨着打把式卖艺的，说书挨着说书的，卖药挨着卖药的，可是挨着做买卖，亦最少要相隔一丈地才成。江湖人管江湖人尊敬的称呼都称“××象法”，挨着做生意，亦得“相挨相，隔一丈”。

江湖人的玩艺是各有专门，不论研究出什么玩艺，都能久看不烦，百听不厌。它还有兴隆地方繁华市面的好处。想当初东安市场

刚开办的时候，并不是尽做买卖的商家，在那时候，东安市场的杂技场儿较比如今的天桥儿还齐全、还热闹哪。近年来东安市场成为了大商场啦，那东跨院里的杂技场儿还要保存哪。设若那个杂技场儿取消了，那东跨院里就没有人去了。生意场儿，吸引观众的力量亦是非常大的。

到了乡间，不论是哪个地方，要是有人提倡在那里创立个集场，或是在那里创办个庙会，为首开办的人得先邀生意档子吸引观众。兴隆方面要是没有生意档子参加，任他办理得多善，亦吸引不住人儿关外的岳州会，关里的郑州庙，可称得起最有名儿的庙会吧，那“海万”的“神凑子”，亦以生意档为主体。各乡镇的会首都和生意人联络如若要开庙、立会，都和生意人首领商议，请些生意档子，才能开庙立会哪！



据江湖人说，生意人的首领是卖梳篦的。

那么，生意人的首领又是谁呢？据江湖人说，生意人的首领是卖梳篦的，哪里有新开办会，和他商议好了，他就能把各样的生意约来，他还得帮着会首们来指定文武地来。什么叫文呢？哪叫武呢？拉洋片的、变戏法的、耍狗熊的、打把式卖艺的，都是武买卖、武生意。唱大鼓书的、唱竹板书的、卖梳篦的、卖刀剪的、卖药的、算卦的、相面的，都是文买卖、文生意。文档子挨着文买卖，武买卖挨着武生意。譬如有四档子文生意，当中间来档子武生意，锣鼓乱响，吵的那四档文生意说话亦不得说，听什么亦不得听，那就不用干了。各庙会的文武地儿亦有一定的秩序。譬如某处有个庙会是四月初一吧，到了三月的月底，各样的生意，各样的玩艺就都来齐了。会首与卖梳篦的事先把地均配好了，初一清晨早起，各种的生意，各样的玩艺，就都按着秩序上地。各样的玩艺都上了地啦，可是变戏法的还不能开锣、打把式卖艺的也不能张嘴儿，……各样生意，都得等着会头如若那卖梳篦的一张嘴，你瞧吧，各样的生意，全都张嘴，打锣的、敲鼓的、喊嚷的，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。谁有能耐谁挣钱没能耐的圆不上粘儿，跟海子里的鹿一样愣着。倘若会首们向生意人故意的为难、或是故意刁难，勒索银钱，把钱要的离了范围，生意人们商议好了，给他们“叩棚”，由卖梳篦的把摊子一收，挑着担子，围着各玩艺场儿一转悠，您瞧吧，老乡：变戏法的不变了，唱大鼓的不唱大鼓书了，文武两档的生意全都收拾起来不干了。多咱把所争的问题解决了，那卖梳篦的一上地，各样的玩艺才能上地。如若卖梳篦的挑着担儿离开会场远走了，凡是玩艺儿亦都一档子跟着一档子的全都“开穴”。任他会首有多大的本领，亦留不住一档子的。江湖人的团体是这样团结的。都说，“强龙不压地头蛇”（即是外乡人难惹本地人）。惟有江湖人是不怕的，可说是“远来的和尚会念经”。

### 江湖人放快者受罚的规律

江湖艺人，早年在每一省市或一商埠码头，皆有生意人之公共住所，名曰“生意下处”。凡是算卦相面的、打把式卖艺的、拉洋

片的、说书的、买药的、卖梳篦的、卖刀剪的、变戏法的，都要住在生意下处。

开这生意下处如同开店一样，字号亦是××老店，门的两旁亦有“仕宦行台，安寓客商”八个大字。可是绝不能在门前悬挂“生意下处”的招牌。店中经理人与管账的先生、伺候客人的伙计，都得懂得江湖人的规律。譬如店内住着卖药的客人，来了买药的人，到店内找卖药的先生，那先生若是在店内哪，不准伙计说没在店里；否则，柜上得认错儿，还得赔偿客人的损失。至于店内的伙计，将买药之人带到卖药的先生屋内，得赶紧退出屋外，不能多说话，倘有一句话说错了，买药的人醒了攒儿，不愿上当，药亦不买啦，那卖药的先生能答应吗？故此，生意下处的伙计与普通的客店规节大不相同。亦有一种特别的好处，客人屋里有茶叶，得随便沏着喝，有东西随便的吃，倘若那生意人做了大买卖，或是“转了”（管买卖获了厚利调侃儿叫转了），伙计们还能得点油水，亦是雨露均沾哪。

生意下处，不论是客人、先生、伙计，每日午前不准“放快”。阅者若问何谓放快？这快亦是江湖的侃儿。快分八样，名曰“八大快”。一是“团黄梁子”，生意人管做梦调侃儿叫团黄梁子；二是“悬梁子”，生意人管桥调侃儿叫悬梁子；三是“海嘴子”，生意人管老虎调侃儿叫海嘴子；四是“海条子”，生意人管龙调侃儿叫海条子；五是“土条子”，生意人管蛇调侃儿叫土条子；六是“月宫嘴子”，生意人管兔子调侃儿叫月宫嘴子；七是“土堆子”，生意人管塔调侃儿叫土堆子；八是“柴”，生意人管牙齿调侃儿叫柴。

每日午前，店内的人如有夜间做了梦的，不准向人说，昨天夜内我做了个梦。如若向谁说，谁是不依的。譬如向算卦的生意人说，夜里做梦了，他今天就不出去摆卦挣钱了。他若有每天挣一块大洋的能为，他就向和他说梦的人，要大洋一块，不给是不成的，至轻了，亦得买些东西请客。不止于说梦，就是说龙、说虎、说蛇、说塔、说桥、说牙、说兔子，都是一样地受罚。设若说梦的时候，要有二十个人听见了，这个乱可就大了，这二十个人亦不出去挣钱了；他们二十个人，每天能挣多少钱，谁说梦来的就是谁放快了，叫这放快的人包赔二十人一日的损失。如若夜间做了梦，向大

众不说做梦，说我夜里“团黄梁子”可不好啊，像这样调着侃儿说，就没事了。若是自己牙疼，在午前亦不准说牙疼，得调侃儿说；我是“柴吊”（柴是牙齿，牙疼就说柴吊）；他人得问：“你怎么直咧嘴呢？”可是过了晌午以后再放快就没事了。这放快的事儿，江湖人看得很为重要，就是谁放了快赔偿人的损失，人亦不愿意的。敝人曾向江湖人探讨过这放快有什么坏处，为何看得这般严重？某江湖人说：我们生意人最迷信的。每天出来做买卖，就怕出“鼓”儿（江湖人，若是相面的给人相面之时钱没挣下来，反倒被人大闹，这种事生意人是最怕的。江湖人管这种事儿调侃叫出了鼓啦，即是生气的意思），或曰鼓了点啦，或曰出了调角啦（江湖人说，他们生意人若没出去做买卖，有人冲他放了快，出去做买卖不是出鼓儿，就是遇见了调角）。因为这层关系，生意人最忌有人放快。这种事情与梨园行人在没开戏之前，忌外行人击锣敲鼓是一样的。

## 江湖自嘲之暗语

江湖人管调侃用的行话叫做“春点”。老江湖人使用这春点是为了做买卖挣钱，离开了做买卖之外，皆恶团春调侃。有些新上跳板的江湖人，学了几句春点，到处都调侃儿，江湖的老前辈很为不满。一日，江湖的老前辈向新上跳板的人说道：“当初有两个生意人，一个是算卦的，一个是卖药的，两个人走在外县城内住了店，用完晚饭之后，算卦的到后院解手，他撒完了尿，忽然抬头一看，阴云四布，并无星斗。大概是天要下雨，他进屋后向那卖药的伙计调侃儿说‘插了棚儿啦！要摆金吧。’他那个伙计懂得春点，听他说‘插了棚儿啦’，就知道是阴了天了，‘要摆金吧’，就知道是要下雨了。他们两个人调起侃儿来，恰巧被店里的伙计听见，那伙计不懂江湖的春点，听不懂这两个人所说的话，心中暗道：‘这两个客人不是好东西，大概许是做贼的。’谁想事有凑巧，当日夜内，店里丢了一匹驴，掌柜、先生、伙计们聚在一起讨论这驴叫谁偷去了，伙计忽然想起那算卦的、卖药的两位客人。他说：‘这驴叫六

号的客人偷去啦！’掌柜先生问道：‘你怎么知道呢？’伙计说：‘昨天夜内，我听他们说贼话来的，一定是他们偷去了。’掌柜先生就把这算卦、卖药的告下来了，说驴叫他们两个人偷去了。这位县官



这位县官是位老江湖出身，他改了行，走了一步好运，得了县官知事。

是位老江湖出身，他改了行，走了一步好运，得了县官知事。这天他升了大堂，衙役三班喊喝堂威。店里掌柜的、算卦的、卖药的三个人跪在了堂上。县官问道：‘你们三个人因为什么事打官司呀？’店里掌柜说：‘老爷，他们两个人住在我的店内，把我们柜上的驴给偷去啦。求老爷做主！’县官问道：‘你们两个人是干什么的？’这个说：‘老爷，我是算卦的。’那个说：‘老爷，我是卖药的。’县

官又问道，‘你们两个人为什么不务正，偷他的驴呢？’这两个人说：‘老爷，我们没偷他的东西，他们诬赖好人，求老爷做主。’县官向店里掌柜问道：‘你怎么知道那驴是他们两个人偷了去呢？’掌柜回答说：‘老爷，他们两个人昨天在我店里说贼话来着，叫我们伙计听见了，我们料着他们把驴偷去啦！’县官向他们两个人问道：‘你们两个人怎么说贼话呀？’那个算卦的说：‘老爷，我们没说贼话。我们是江湖人，因为昨天夜内阴了天啦，要下雨，我们两个说行话来着。我说插了棚了，是阴了天了。他说要摆金，是要下雨，这是我们江湖人的春点，不是贼话。’县官这才明白，他虽做了官，因为他是老江湖，什么样的春点他都懂得。他亦是最恨新上跳板的人是不是的就调侃儿，动不动的就调侃儿。县官立刻命令皂班打算卦的七十板，打卖药的六十板，打完了这两个人，县官就和他二人调起侃来，用手指着他二人说道：‘我亦不管你是金（指算卦的金点而言），我亦不管你是皮（指卖药的而言），绝不该当着空子乱团（tuǎn）春（管不懂江湖事的人叫空子）。一个打你申句，一个打你行句（申句是六十板子，行句是七十板子）。若不是冷子攒儿亮（县官管他自己叫冷子，攒儿亮即是明白江湖事儿），把你月顶码儿，还得鞭个申行掌爰句（月顶码子是两个人，还得鞭个申行掌爰句是还应当打你个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板子）。梁上去找金扶柳，扯活了吧，从此可别乱团春（梁上去找金扶柳是往大道上去找驴，扯活了吧是你们跑了吧，从此可别乱团春是叫他们不可在各处乱调侃儿，防备有人拿你们当贼办了）。’县官冲他们调的侃儿店掌柜是听不懂的，亦不知他们说的是什么。然后就见知县冲他二人说：‘你们两个人，赶紧往大道上追贼，把驴给人家找回来。’两个人叩头下堂去了。”

那位老江湖把这段故事说给新上跳板的江湖人，这两个新上跳板的人自从受了他这番训教，可不敢没有事儿乱团春，胡调侃儿了。这是江湖人自嘲的小故事。写出来在江湖笔谈里添上点材料，亦可以使诸君明白，这侃儿虽会了，但不可乱说。

## 江湖中之老合

社会里的人士管蒙骗人的方法叫生意。又叫卖当的。凡是生意人都是老合。有些半开眼的人对于坤书馆、杂耍馆子男女艺人叫做老合。其实，老合不止他们。说老合的范围是极其广大，其系统派别最为复杂。在我老云所说的金、皮、彩、挂等门，与风、马、雁、雀四门，穷家门，骗术门等等的门户中的人都算老合。

老合们是跑腿的，天下各国、我国各省都能去到。越去的地方多，阅历越深，知识越大，到处受人欢迎。像已故的幻术大王韩秉谦，他到过外洋各国。中国各省市、各商埠码头走闯江湖的朋友聊天大天谈起他时，都称韩秉谦才是个“腿”哪！这样的称呼在江湖中为至尊至荣。故此，江湖人自称“我们是跑腿的”。



江湖中之老合，凡是生意人都是老合。